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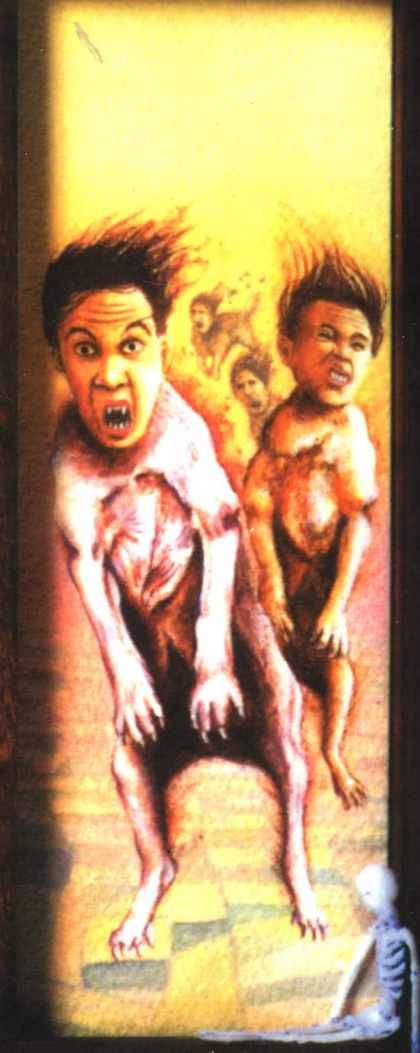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精灵国来的陌生人

[加拿大] 佩里·诺德曼 著
姚媛 张红 译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精灵国来的 陌生人

[加拿大] 佩里·诺德曼 著
姚媛 张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SCF11/07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3-4507 01-2003-4515

THE SAME PLACE BUT DIFFERENT - Copyright © 1995

Perry Nodelman First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LACE - Copyright © 1997

Perry Nodelman First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灵国来的陌生人/(加拿大)诺德曼 著;姚媛,张红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ISBN 7-02-004449-2

I. 精… II. ①诺…②姚…③张…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当代 IV. 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485 号

策划:哈利·波特工作室 责任编辑:王晓亚
装帧设计:哈利·波特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博

精灵国来的陌生人

Jing Ling Guo Lai De Mo Sheng Ren

[加拿大]诺德曼 著

姚媛 张红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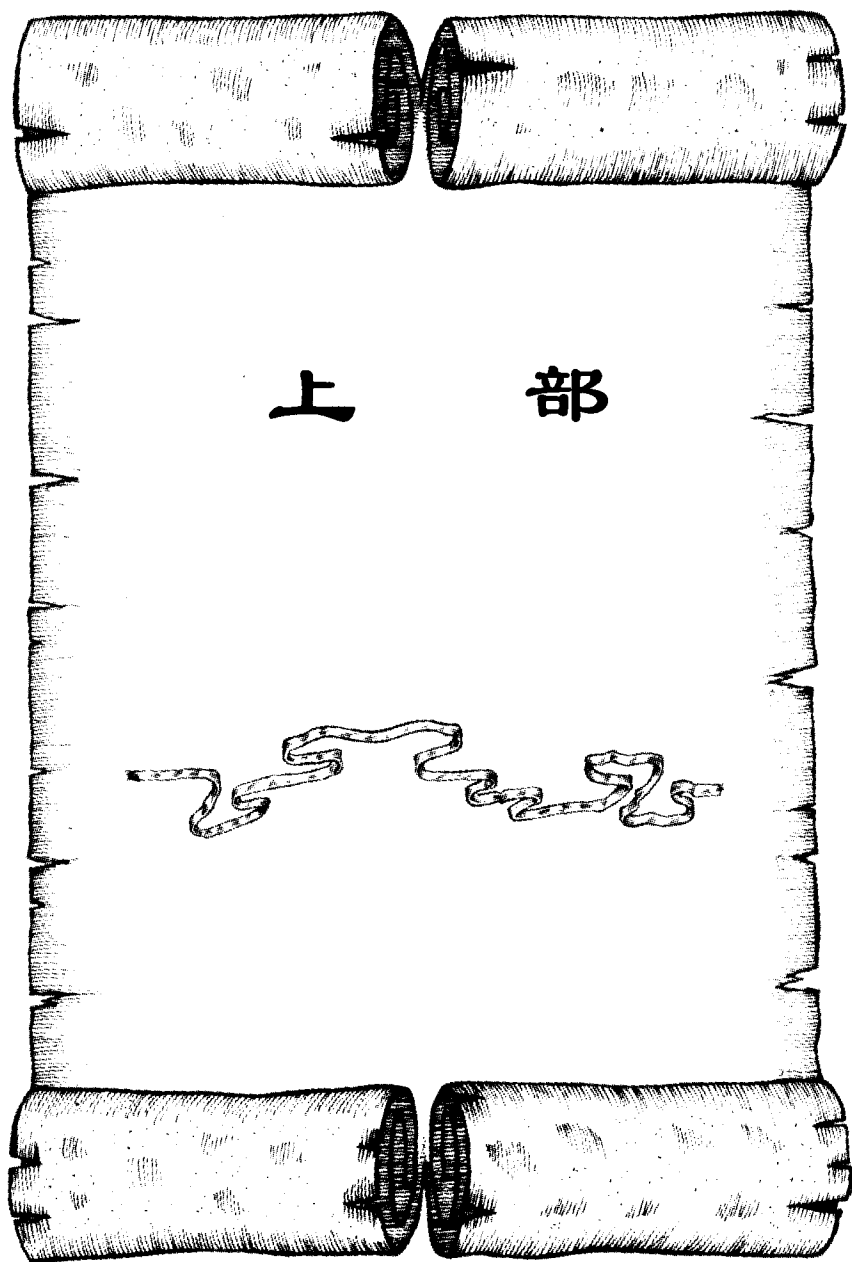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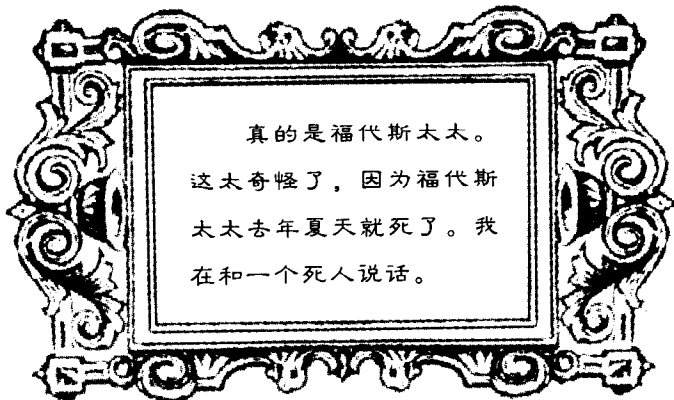
印数:1—20000

ISBN 7-02-004449-2/I·3380

定价:20.00 元



第 / 章



我的生活因为打开了一座山而改变。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放学后。电视里还是那些没劲的东西，作业让我一想就烦，我的死党马克和罗布去打冰球了。这会儿是冬天，他们就没完没了地练球。我无所事事，也什么都不想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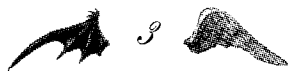
妈妈又在唠叨。她说我该多出去活动，我只能年轻一次不能浪费它，我应该拎上溜冰鞋去社区的溜冰场锻炼锻炼。锻炼——她无非就是说冰球，一大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壮汉做暴力游戏，或者叫做身体冲撞。

“我讨厌冰球，”我说，“我不会去打冰球的，就是这样。”

妈妈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好像英国女王看到坏家伙欺负她的牧羊犬，每次她都是这样。我也回敬她一眼，这也是我的一贯做法。她终于转身走开，回回如此。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记住我的话，约翰尼·内斯比特，”她头都不回，“总有一天你的任性要让你吃大亏的。”

别误会，我很爱我妈妈。可是自从宝宝出事以后她总是盯住我，我知道她也不想这样，这都是因为安吉娅，但她这样真让我受不了。我决定出去走走。我穿上滑雪服，听她说完那老一套——别忘了戴手套帽子早点儿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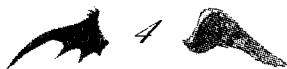
精灵国来的 陌生人

吃晚饭……我说了好多遍“知道了，妈妈，我会的”，足够让她放心，这才关上门走出去。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去哪儿，做些什么。我可不要去社区俱乐部，去那儿就得看那两个家伙互相撞来撞去，幸福得忘乎所以。本来想吃点儿零食，可又没带钱，所以也不用去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了。最让我受不了的，还是走到哪儿都碰到学校里那些讨厌的家伙，瞎吹他们又搞到什么毒品，要么就是他们又泡到了什么漂亮宝贝。这要是真的，我还是猫王再世呢。不，我要走得远远的，摆脱所有这一切。我受不了我妈妈，受不了只知道打冰球的伙伴。我甚至受不了我的妹妹安吉娅，她每天躺在摇篮里，既不眨眼，也不说话，只会在尿片上大小便。这会儿我不想任何人来烦我。

能从我家走着去的没人地方，想来想去只有猴子路尽头的公园了，我决定去那儿。说是公园其实是大水冲出来的一块平地，是丘吉尔路和河水之间的一个长条地带，春天河水上涨的时候可以缓和水位。那里除了沿着河边有一排树以外，其他地方的树很少。不过在桥边上，却有一块地方长着很多大树，这些树古老而高大，顺着河边一直延伸进圣维塔尔。树长在一个山包上，上面有人们骑车上下轧出来的小道，这就是猴子路。这条猴子路很特别，当你站在树丛当中，你可以望得见河对岸的房子，还可以听到桥上汽车开过的声音，甚至随时都有可能被快速滑过的滑雪者撞上，这些都让人感到好像很少有人来这儿。特别的地方还不止这些，这儿好像不属于文明社会——这也正是为什么我要来这儿的原因，我觉得自己就不属于这个文明社会。

猴子路让我很失望。夏天的时候树上还有叶子，起码让你感觉好像远离城市。到了冬天就只有一些光秃秃的树干，雪橇印，还有随处可见的狗屎，它们在雪的衬托下非常显眼。再说现在是下班时间，所有过桥的车辆都发出巨大的噪音。最糟糕的是，有一个人正在山顶上，冲着秋千旁边的小孩嚷嚷，小孩哭着要荡秋千。你也知道现在正是一月份，秋千的座位已经被埋在了雪里。这家伙也不动脑子想想就出了门，还浪费半天时间给孩子包上滑雪服、围巾、手套还有靴子。最后这个人干脆把孩子放进平底雪橇拖下山，孩子一路哭他一路叫。我不由得想，要是安吉娅这么哭闹，我们可不会冲她嚷嚷，我们会叫喊着和她逗乐。





然后，至少有一小会儿，我总算如愿以偿，一个人待了一会儿。没有人。除了汽车的轰鸣、远处的狗吠，再也没有任何声音。我在雪地里坐下来，背对着桥、河和对面的房子。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事可做。我就这么坐着，一个劲儿地想着我的生活多么悲惨，也没看看周围。倒不是说周围有多少可看的東西，我只能看到小山上冒出的几棵灌木。我就坐在那儿看着小山，心不在焉。

这时候，我眨了一下眼。我眨眼是因为——这难以形容——小山不见了。就在那儿，出现了一个洞，很像窗户的洞，只是上面没有窗玻璃。就在我正盯着的长灌木的地方，忽然变出一个窗户来。天哪！我的心差点儿跳出来。我眨眨眼睛，再看过去，洞还在那儿。我凑近了些。透过那个洞，可以看出小山里面是空的，像一个房间。屋里有一个妇人，穿着一件睡衣似的长裙，坐在一把古怪的雕花椅子上，正在喂一个婴儿。我怕有吸血鬼跑出来吸我的血，正要跑开，那妇人抬起头看到了我。

“约翰！”她说，“约翰·内斯比特！是你，没错吧，约翰尼？”

这是真的。这妇人平静地坐在山里——是山当中。注意，这儿离我家住的韦弗尔大道还不到三条街，这会儿在我那个普通的家里，我那普通的妈妈正在运用现代手段给我准备普通的晚餐。而这个坐在山当中的妇人却知道我的名字。这显然不是一次平常的逛公园。

“是约翰尼吧？”她又说了一遍，我开始觉得我没有被这一切吓着。我是说，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我很清醒，我正在和一个山洞里的人说话，竟没有吓得魂飞魄散。她称呼我的方式很熟悉。我走近些看她。她看起来很眼熟。

“福代斯太太？”我说。

“是你，”她说，“是约翰·内斯比特。”

真的是福代斯太太。这太奇怪了，因为福代斯太太去年夏天就死了。我在和一个死人说话。

福代斯太太生前是个很不错的人。她家和我家只隔几栋房子，我是去年送报纸的时候认识她的。她和其他人不一样，她从不拿我当不懂事的孩子。她从不冲我大声嚷嚷，嫌我踩了她的草地，从不因为报纸晚几分钟就抱怨现在的孩子太懒一无是处。她也从不会那么坏笑着说，像我这么漂亮的男孩身边应该有一堆女孩。福代斯太太从不会说那些话。她死了以后我很难过。她是在生





透过那个洞,可以看出小山里面是空的,像一个房间。屋里有一个妇人,穿着一件睡衣似的长裙,坐在一把古怪的雕花椅子上,正在喂一个婴儿。



孩子的时候突然死的，就在医院里。医生也很吃惊，至少我妈妈是这么说的。我还记得她说他们都不知道福代斯太太怎么了，她并没有得病。而这会儿她就坐在那把古怪的椅子上和我说话。

“我，我以为你死了。”我说。这么说还算聪明吧？你能说什么？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说这总比说今天天气不错好些。

“我希望我已经死了，”她说，悲伤地看了我一眼，“我真想死。”

“发生了什么事？你这是——？”我被弄糊涂了，也不知道该问什么。

“我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躺在圣博尼法塞医院，正在阵痛。阵痛你懂吗？那疼痛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剧烈。护士告诉我不会疼，但我非常疼，我觉得被骗都要气疯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不生气才会发生这件事。可能他们觉得我喊他们了。总之，突然间我不再疼了，我也不在医院里了。我到了这儿，就在这个城堡里。”

“城堡？”我很不解，“但你是在公园里，你就在猴子路。”

“不，约翰尼，不是。我希望是这样，但不是。他们偷走了我。偷走了我！”

她开始发抖。我听不懂她的话，但我知道她很害怕。我也很害怕，我换了个话题。

“别瞎说了，福代斯太太，”我说，“我在这儿你也在，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对吧？我是说，你可以从那个窗户走出来跟我回家，我借给你我的夹克穿。今天外面不是很冷，而且只隔几条街，你还可以——”

“我不能，约翰尼，我不能走，”她说，“这再也不可能了。我得永远在这儿！”为什么不行？她以为她在哪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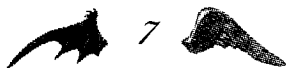
“你在哪儿？”我问。我凑近那窗户，想看清她坐的房间。

“这个地方是——”不知为什么她不愿接着说下去，“有时我叫他们陌生人。”

“陌生人？”我完全不明白。什么陌生人？外星人？亚洲移民？还是那些从小大人就让我们不要搭理的坏人？

“是的，”她接下去说，“有时候叫他们陌生人。他们的真名说出来能吓死人，现在都能。相信我，约翰尼。他们是——”她停了一下，“精灵。”

精灵？？？没错，她是这么说的，精灵。那些可爱的长翅膀的小男孩，我们





精灵国来的 陌生人

二年级课本里讲的。或者是指阴阳人——校门口那些讨厌鬼这么叫同性恋，那些讨厌的家伙觉得人们只注意他们难看的脸而不看他们强壮的身体，所以总是迁怒于这些同性恋。这么说福代斯太太被精灵困在了山里。

“我知道，我知道，”她说，“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他们确实存在，约翰尼。他们是真实的，是他们抓了我。你要赶紧告诉其他人！”

你不会每天碰上这种机会——在山当中和一个死去的朋友说话，而这个朋友告诉你有一群长翅膀懂魔法的小东西将控制全世界。我只好告诉自己，也许福代斯太太并没有死在医院里，可能她只是被敲碎了然后又被粘好了。对了，她丈夫怕别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把她锁在家里。然后她从家里跑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她现在会出现在公园里。一定是这么回事，只可能是这样。我必须带她回家，免得她穿着薄薄的睡衣冻死在这里。我试着往上爬，想钻进那个洞。我办不到，它不在那儿，那儿根本没有洞。我是说，那儿应该是个洞，看起来很像。但当我爬上去摸它的时候，山上却只有雪。这儿是福代斯太太和我说话的地方，我能很清楚地看到她，但我进不去。福代斯太太就在里面，而我，只能在外面。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却又不在同一个空间。这么说她没疯。也许是我疯了。我重新坐下来。

“约翰尼，我知道这很奇怪，但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在你待的地方，不在这个公园。我和一群陌生人在一起，永远永远。我不知道他们能让我看见你多久，或者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他们很难捉摸。”

她又变得很紧张。“所以这很重要，约翰尼。所以我要让你告诉别人。警察，军队，或者是大英教会，我也不知道。”她的牙齿在打颤，“对了，他们是从英格兰来的，告诉大英教会没错。”

我被她吓着了，她发抖的样子很吓人。我正准备离开，她又恢复了原先的样子。

“很抱歉，约翰尼，”她说，“你别害怕。你要马上行动，不能让其他人再碰上这样的事。告诉其他人我被陌生人抓了，他们有能力到我们的国家来，如果没人制止他们，他们会——”她的脸看起来很吓人，“不，这太恐怖了，必须有人来阻止他们。”

“别担心，”我想稳住她的情绪，她实在太激动，我受不了她牙齿格格响的





声音，“我会告诉他们。”

“告诉人们当心陌生人，约翰尼，”她加了一句，声音更加急促了，“他们中有些人很危险，要当心他们。看他们的鼻孔就可以认出他们。”

“鼻孔？”

“因为他们只有一个鼻孔。”

“一个？”一个鼻孔？就是说他们的鼻子上只有一个洞？事情一下子变得很奇怪。“可是——”

“别再问我了。没有时间了，我能感觉到，我……要告诉人们。还有，约翰尼？”

“什么事？”

“我抱的这个孩子，你也知道不是我儿子吧？”

不是她的儿子？

“他们把我带到这儿来，我只能喂养这个孩子，而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儿子。我见不到我的儿子，我真想他，我——”她几乎哭了出来，但她很快平静下来，“我一直在喂养这个孩子，一直！除了母乳她什么别的东西都没吃。这也是为什么需要你帮忙。为了你，也为了你妈妈。要快。”

为了我？为了妈妈？她在说什么？

“约翰尼，”她语气很焦急，把抱着的孩子转过来冲着我，“看看这个孩子。”

我看着婴儿。我看得很仔细，我说不出来话，因为我认识这个婴儿。是安吉娅，我的妹妹，那个只会整天睁着眼睛躺在婴儿床里的婴儿。是安吉娅，她正对着我笑。

“可她在家里，”我说，“在她的婴儿床里，她正在——”

“那个不是安吉娅，约翰尼，这个才是。你家里的那个不是安吉娅，她是他们中的一个，她是——”

一声巨响。她还没说完，就突然不见了。福代斯太太不见了，安吉娅不见了，山上的那个洞也没了。汽车还在桥上呼啸而过。山上还是一样的狗屎和雪橇印。我的鼻子正伸进雪地里，两眼瞪着白雪。

我慢慢走回家，对远处一直不断的狗叫声充耳不闻。我回想着刚才发生的





精灵国来的 陌生人

一切,尤其是安吉娅。当然,福代斯太太是个好人,我也很喜欢她,可我也只是给她送过报纸而已。但是安吉娅不同,她是我妹妹。而且如果山洞里的那个是安吉娅的话,那么躺在我家婴儿床里的就不是她了。那不是人类。说实话,在福代斯太太告诉我之前我就怀疑过她不是人。我当然知道我应该爱我的妹妹,可这个安吉娅实在不可爱。还是那句话,她整天躺在婴儿床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害了我们全家。

她生下来之前爸妈还算不错,我们过得挺快乐。别说我是嫉妒,手足相争的事我听多了,但我没有。安吉娅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很大了,我不再需要有人给我换尿片或者在床头给我念故事听。还有,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我还很喜欢安吉娅。我喜欢抱她。我甚至挺喜欢给她换尿片,那挺有意思的。没错,以前我们很快乐。有人让妈妈操心,她不用整天盯着我。就连我也有可以操心的人。一切都很好。突然之间,安吉娅不再笑了。她本来一直都好好的。她在夜里大哭,有时甚至能把我吵醒。她到处爬来爬去,是个小麻烦。她就和所有人的妹妹一样——可是有一天突然变了。她不再哭,也不再爬,就这么停止了。从那天开始她什么也不做,就只会睁着眼睛,吃东西,拉屎。

一切都变了。我的家人不怎么和我说话了,他们之间也不说话。当然妈妈总对我嚷嚷,但没有人和我交谈。他们只替安吉娅担心,带她去看医生,给她做测试。最后,医生虽然很抱歉,但都表示无能为力。妈妈对爸爸嚷嚷,爸爸就坐在那儿一边听妈妈嚷嚷,一边叹气。最后她也不嚷嚷了,他们一起叹气。我们是一个不快乐的家庭。他们都没工夫管我,还好我已经是一个感情成熟的人了。

凑巧的是,这一切都是从去年夏天开始的,就在福代斯太太死亡前后,没准就是同一天。我从没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但是从现在起,它们之间好像有了某种联系。至少,如果山里的妇人真的是福代斯太太,而她怀里也真的是安吉娅。要真是这样——摇篮里的那个根本就不是安吉娅。说不定有什么人可以降妖除魔,那样我们家又可以重回欢乐。当然,这还需要我来拯救整个人类世界,打败邪恶的陌生人,就是福代斯太太口中的精灵。打败精灵、拯救世界这样的话很难说服我的家人。谁会相信我?换成我也不会信。太荒唐了。我知道这很荒唐。那我怎么才能让别人相信我?我要好好想想,所以我走得很慢。远处奇怪的狗叫声好像成了我思考的背景音乐。



我想我一定是想得太入迷，因为我走进厨房对妈妈说的第一句话竟然就是我正在想的。“妈妈，”我顺手拿了一块点心，“你相信精灵吗？”妈妈什么也没说，她只是从满是猪肉条的煎锅上抬起头瞟了我一眼，又是那种英国女王式的目光。最后她叹了口气说：“你的话很有趣。去洗洗手吃饭吧。”然后她叹了口气，又将目光转回到煎猪肉上去了。和我想的一样，让人相信我不太容易。

去洗手间的时候我决定去看看安吉娅。她坐在婴儿床上，望着我。我也望着她，她又回望我，和平时一样。安吉娅从不眨眼，以前她这样总是弄得我很不舒服，最后只好不再看她。但这次我铁了心。按福代斯太太的说法，婴儿床里的这个家伙不是安吉娅。当然她看起来很像安吉娅，但如果这不是安吉娅，那一定有些细微的差别，我仔细看应该能看出来，所以我一直盯着她看。我竭尽全力不让自己眨眼，然后忽然间——只是一瞬间，然后又是安吉娅。但在那一瞬间，好像发生了转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好像不是在看一个婴儿，也许是一个老头，看起来有些像。一个长头发的小老头盯着我，好像要把我撕成碎片然后吃掉。这只是一瞬间，然后他就又不见了。这是几个月以来头一次，我那么高兴看到安吉娅直愣愣地望着我。我受不了那个可恶的长头发的小老头，他的皱纹，他那仇恨的目光。我想都不敢想，这不可能是真的。我稍稍回过神来，走进洗手间上了厕所洗了手，又回到厨房吃晚饭。我不停地对自己说：“这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晚饭吃得很安静。自从安吉娅变了以后，我们家总是很安静。爸爸好像不存在了，除了说“把豆子递过来”这样的话以外，他从不开口。而妈妈，她只有在想训我的时候才张开嘴，可就连这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我知道我应该听话一些，但有时为了引妈妈开口骂我，我不得不做一些她肯定不喜欢的事，这样我至少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听到点儿人声。听她说我怎么懒，怎么邋遢，怎么任性，这总比鸦雀无声要好。但那天晚上只是沉默，猪肉条、土豆、豆子和沉默。那沉默让我无法呼吸，它让我又想起了福代斯太太和安吉娅。我终于再也无法忍受，这件事总在我脑海里，我不得不说出来。

“我告诉你们——”我说。他们都放下刀叉，很吃惊地望着我，想不到吃饭的时候还能听到人说话。“其实就是——”我又停下来，我实在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在山洞里发生的一切。“噢，”我接下去，“有个人跟我说，我是说，我在书上





精灵国来的 陌生人

看来的……对了，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人们以前是相信精灵的，对吧？还有——精灵会带走小孩，再放一个东西在那儿代替。其实，我是在想——”我说不下去了，从妈妈的眼神我能看出来，她根本不信。

“我在听，约翰，”她不动声色，“继续呀，你在想什么？”

我只好说：“我在想——安吉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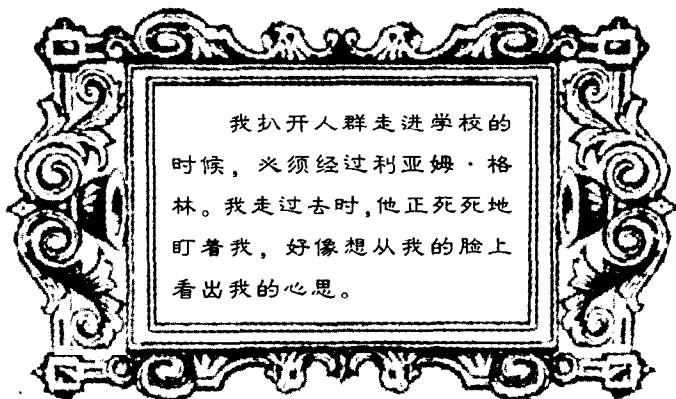
沉默。妈妈盯着我。忽然之间餐桌上变得很微妙，我精神高度集中。

妈妈终于开了口：“安吉娅，你在想安吉娅。”她抓住我的胳膊，目光灼热。我正在叉的豆子一下子弹开了。

“你听着，约翰·内斯比特。你已经很大了，总该知道——”她开始发抖，还在抓着我。她抓得我很痛，我无法抽出手臂。“你妹妹有病，约翰。有病，仅此而已。你要接受这个事实。我们都要接受。我要——”突然间她开始哭泣，全身抖动，嵌进我手臂的手指变得软弱无力。她不再说话，收回了视线。

又是沉默。爸爸看着我。我等着，希望他说点儿什么，做点儿什么。他终于做了。他叹气，然后开始挖土豆。

第2章



第二天早晨，我躺在床上。我醒了，在我的房间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自己的床上，毯子被我扯到了头上。只是这样还不算太差。我总是喜欢在睡觉的时候把毯子扯过头，我也总是这样醒过来，但是今天早晨有些不对劲——我醒了，但动不了。因为有一只大狗正趴在我身上，在我的耳边喘气。我看不到，但我有感觉。它就趴在我身上，很重，实在很重。我想不出这只狗是怎么钻到我房间里的，我也没时间想，它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挣扎着，挣扎着……

我醒了。第二天早晨，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我醒的时候毯子被我扯过了头。并没有狗，当然没有狗，这是个梦。我听见外面的狗叫。这段日子街区里总有很多狗在叫，人们都懒得管它们，都说它们是迷路了。你看不见它们但总能听到它们在叫，我睡觉时就是听着这些迷路的狗的叫声才做起了梦。那只是个梦。

后来的几天就那么过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知道我应该做点儿什么，把这事告诉给什么人，但我不知道跟谁说，说什么。爸妈当然就不用想了，这我一早就明白。并且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要是和我那两个只知道打球的伙伴说起精灵，那一定很危险，简直就和站在协和式飞机起降的跑道上差不多。有那么一会儿，我有个疯狂的念头，想去和老师商量商量。我想我就走到



精灵国来的 陌生人

米尔顿先生或麦卡尔平先生跟前,跟他们说:“您能帮帮我吗,老师?我要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但我不知道怎么动手。”唉,你要是认识米尔顿或者麦卡尔平,你就知道我有多绝望。还好,这想法只是一闪而已,我又恢复了理智。我没告诉任何人,也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吃了睡,睡了吃。上学,回家。又是吃了睡,睡了吃,努力让自己什么都不去想。但我在想那件事,从没停过。

每当我离开家去学校,或是放学回家,总能听到狗叫。现在我无时无刻不听到狗叫,每个白天,每个夜晚,甚至在睡梦中。它们叫,它们吼,它们咆哮。听起来像是一群狗,一大群。奇怪的是,那叫声像是来自天上。我能听到叫声,但从来看不到它们。这让我很紧张。

有一天早晨在去学校的路上,那来自天上的叫声比平时更响了,我也知道很荒唐,但我还是忍不住停下脚步看看天空。我看到在很远的地方,像是有一大群鹅。这个时候看到鹅是有些古怪,不过冬天也快过去了,它们也只早了几周而已。那一定是鹅,不是狗而是鹅,是鹅叫而不是狗吠。我竖起耳朵使劲听,那声音似乎的确不那么像狗吠——我是这么跟自己说的。又过了些日子,没有异常发生。我决心忘了这一切,继续正常的生活。也许我该去打冰球,关注别的事情,比如真实的生活。我那些头脑麻木的朋友一定很欢迎我这么做。

但在此之前,我一定要再去那山上看看,那个我看见福代斯太太的地方。我不知道我想寻找什么。不对,很抱歉,我说谎了。我当然知道我想寻找什么,或希望找到什么。我希望发现那只不过是普通的小山,山上只有已经变脏的雪和光秃秃的灌木丛,那样我就可以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我的幻想。山上的洞,福代斯太太,安吉娅,一切的一切,就好像我幻想大狗压在身上。如果一切都是我的幻觉,那显然我是需要多锻炼身体,就像妈妈一直说的。我需要在筋疲力尽中休息我的大脑。我可以去打冰球,我要让自己加入那些身体冲撞。我还要让爸妈继续烦我。我还要让安吉娅继续吃,继续看,继续拉屎,这也是她想要做的。

猴子路没什么怪异的。我上次去过那儿以后没再下过雪,所以能看见更多的雪撬印和更多成堆的狗屎。除此之外都一样。是都一样,除了来自云端、响彻天空的鹅叫。对了,还有一个小孩子独自待在灌木丛中,她妈妈准要急死了。我们从小就被反复教导,小孩子不应该自己待在灌木丛中。

